五種遺規

訓俗遺規卷之三

桂林後學陳宏謀

朱柏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璜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柏之義。故號曰柏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而敎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强欲求之。不得為恥。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為。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即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

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爲鄉卿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為。物宜早辦。若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蚤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即人事叢誚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與苦。若不耐煩與苦。一處不

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為者。必親自為之。須一日為者。必一日為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為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為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鬭力。搆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為不愛其生。而不知是

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習素所不講。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為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為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

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為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為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幷悞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為不祥。即詩詞歌

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為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即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為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為。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為。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為尤難。其功為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

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為。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時。輙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即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已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郷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

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發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吝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斂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即富即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弘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立身行己則以為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立身行己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所得為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為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為

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為。其不為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墻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槪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寖昌寖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殀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

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上家風。求為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

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士為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饑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未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為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脩。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為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可以警世之薄讀書為無用者。更可以警不知讀書為何

事者。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尚。為農為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為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為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為科。人即以為榮矣。實論之。耕則無游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斬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即父母。不若無此子。即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

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也。不責人。責己。身處富貴。尤宜鑒此。不可視為人有求於己而己無求於人也。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即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為直。不能報為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祗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為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盡乎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為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益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

因族人富貴即與之疎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疎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愼之又愼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

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畧舉其要。約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必薄其所親。

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必妬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强禦。不肖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胎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為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為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非肖。傾覆立見。可畏已。

近日師道不立。為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為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為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為愛其子乎。司馬溫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然何若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乎。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大凡人之心。多只向好底一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省。宜其禍患猝乘。不意也。天地間人

各有分內當脩之業。當脩而不脩。缺失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尚。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為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為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即不當用而用矣。世

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君子羸得得為義不言利而利存小人羸得為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如此用財純是至理何必諱言財貨

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為主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悋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有子不教不獨在已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為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

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騈枝必兩礙。是以為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之理乎。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

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海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為。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為害尤大。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夫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已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為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憫恤

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由為之所。凡有可為。勿惜餘力。均為祖宗遺體。苦樂何恐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憫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為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為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為僧尼者。　寡婦與尼往還。及

倣佛燒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亦不如爲人傭作。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耻。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脩已治人之書。亦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

植之書。皆為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而況可貯之門內乎。　凡書籍自已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為已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為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為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脩德可以逭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

末未甘者先必苦澀酸辛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為安於義為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為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遭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

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每見人當困厄蹙以處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它日悔恥無及。甚使子孫受害。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耳。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即不免饑寒失所。亦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矣。

或曰。常存有餘。以備

不虞未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未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敬戒為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為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為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

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子孫以忠信謹慎為先。切戒猥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誡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為糞浸石卵。子孫類此。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賢者以為勸。司空指不肖以為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

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游閒。成於比匪。

世知惡聞亡命之詈。不知聲色嗜欲。一有沉溺。即以

其身行殆。若行險僥倖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亡命不亦甚乎。

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予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作一善事。如孝弟忠信及賙鄰濟匱之類輒歎曰美事贊助成之閒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此風今不可得見矣。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尚後長進難矣。

唐灝儒葬親社約先生名達浙江德清人高隱不仕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為勸勵之法以七年為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宏謀按停喪不葬之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之矣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為非顧停棺淺厝所在皆是暴露經年恬不為怪推求其故則曰為擇地也為無力也夫恐親棺之暴露以求子孫之福蔭擇地之非已雜見於他

緍惟無力則誠難以為悅耳。唐子以葬親為社約。醵金相助。衆擎易舉。雖極貧寒得此亦可以舉棺矣。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親為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庶幾同社中可無不葬親之人矣。其經營之善。用意之厚。不誠可以勸孝而勵俗耶。楊園增補之條。尤為精密。行呂氏鄉約者。亟當增入此約。以為救時之切務也。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黏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其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有力者或再從厚。一以為敬。一以為助。一以為賀。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為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為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入人。自叙長幼輪年挨次一為首。一為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全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挨代。如志同而地隔。慶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

倣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為艱。然有為浮名社刻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即不然。譬有至感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僅費三星。而親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寠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考。是以輕財為義也。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

少。今樂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尚不能者。亦不必入社。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明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貲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為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既定。約於某日。共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

遂。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歡醵飲。以相慶。

楊園先生跋

養生送死。于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卒。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塟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資乎友朋。念釋斷乎己志。不封不樹。食息豈忘泚然。既降既濡。俯仰能無沱若。要使苦苴靡息。日月有時。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壓之櫬。傷哉貧也。文不備乎戚有餘。安則為之。遺其先。遑恤其後。式茲

里俗減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旄彝倫之鵠的諸矣。

附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寖久相見太踈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必衆矣。其會以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

有佻達不敬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將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道。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復盛。時即不立社。可也。

汪中書勸孝歌

宏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則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以至於成人。由親愛。以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曲盡形容。讀此歌一徧。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八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以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也。父母乃生我之人。而子則為我所生者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長也。比而同之。尚且不

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者耶。噫。天性骨月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何其習而不察耶。吾願每日與之讀八反之歌也。

孝為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
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為汝效忠告。
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
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
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
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
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横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
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

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千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耑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為訪閨中淑。媒妁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詈不為辱。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為兒守孤獨。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祝哽噎。病不知伸縮。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燠。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穀。

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
蒸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末。勸爾為人子。孝經須勤讀。
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為奉母粟。
楊香搤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辛仲身自鬻。
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
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
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即天地。罔極難報復。
親恩說不盡。略舉粗與俗。聞歌慢然悟。省得悲莪蓼。
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間服。

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及蚤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為先。信奉添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氏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閒多管。非閒管。親掛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

壯時為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與兒曹。親未饍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糕餅錢。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肉。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饑寒。一條心兩條路。為兒終不如為父。勸君養親如養兒。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只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

兒飽暖親常問父母饑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

當初衣食被吾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

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

兒曹樣子在君身。

魏環溪庸言（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謚敏果）

宏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有餘慕焉。所採庸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密於自修。恕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揶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臨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

又何疑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為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

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碑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為遮蓋也。

士大夫書札中。云啟。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推尊贊頌。惟恐不至。不但失體。亦且昧心。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

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老年慶壽。事不能廢。如此。猶為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産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為之。不可不辨。敗家門者。止於一家。敗家世者。必貽害於天下。人顧不以此為戒。且惟恐其不能為此。愚妄甚者。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

讀而嘆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姻覿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

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墻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既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塋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昺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昺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

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人人看戲。肯把自己對照。則一場之戲。可發許多警省。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閒暇處其或無聞毀處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

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並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常常玩此四句可以扶植倫常

湯潛菴語錄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

宏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爲本。論事以忠孝爲先。理學經濟彪炳國史。語錄所載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氣。所宜切己體察者也。玆錄其切於居家處世者以爲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俗人心。故幷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疏。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揜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焉而已。汝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即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關照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登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先生臨歿。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

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許多事業俱從這點真心推暨出來。先生得力在此。宜其臨終猶諄諄也。）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事業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今人止以科第為難。却不知科第後。其事更重。其名更難副也。）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為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

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為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為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為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為小人矣。向來所為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為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絕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為非細。以

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為君子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景（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

觀富庶內鮮蓄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檯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為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檯。鬨動遠近男婦。群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鬬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為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群。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興行。風俗樸茂。迺來教化

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讞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為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為教也。一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倪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末俗。馴致醇良。條約頻須。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

最為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闊祠宇。選年高有德為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脩睦。敦尚樸實。解息忿爭。無負
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魏叔子日録 先生名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

宏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日録語皆透宗覺精義妙理俱在目前未經人道。一爲拈出如聞晨鐘如服清凉散足以發人深省己人錮疾也。採録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窺見一班矣。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骨月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

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莊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此中有含容之意。又有感化之意。總緣骨肉與外人不同。不如此。亦無別法。徒致傷殘耳。

人極重一耻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耻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過羞耻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為。耻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為君子。皆

從恥上薰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已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氷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人如何謂之立志。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斷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

易招怨。

過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君子有時不免。畢竟足以誤事。不僅有傷公厚而已。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同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

毫警覺。終身寃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為薄道也。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
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有一片熱腸。方耐得。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
為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
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
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
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
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

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聞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己。須要看人實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設了。謂此種不是好名。便是嬾惰。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令人謀身家計子孫者。豈有此。

與僕從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閒

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大舜好察邇言。與人為善。即此意也。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关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過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人存心厚薄。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綿。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敎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卧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未易

為。若嘗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能。又不待論。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誑。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要真實保身家人。便已近君子一路。此等人必不為惡也。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由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様。古人看得兄弟極重。是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个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先儒謂弒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弒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

每見世俗有疎同父異母之兄弟。而親同母異父者

可謂大惑。同父異母兄弟。譬如以一樣菜種。分種東西園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之隔。豈得謂之兩樣菜。同母異父者。則以兩樣菜種。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樣菜。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以字迹讀其實切近。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貧窶。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足蔽四書經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為上。須知上六字是勸世中為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天。下六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叮嚀之意。故祝之於人。

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為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己。自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之門。蓋可從可違。雖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焉。若從之則喜。違之則怒。人將惟恐有進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使不及言而已矣。欲效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為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

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遂生疎薄。即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隣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巳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喚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

說自已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世上許多事端。皆因此病而起。不僅婦人也。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令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即報恩之人。亦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即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已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凡施恩不終。甚至恩反成仇。皆由不曾覷破施恩是自已應做的事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人能明此。方可處家庭而全倫理。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

益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為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可見人之親疎。全在自己。不可專責人也。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蔡梁村示子弟帖 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勤

弘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着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為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今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為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將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吝戾日滋。所示

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勗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即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即往来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已事不可推諉凡耤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踈應為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欵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為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已身體以所言為法

戒。不是只教汝為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即
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
限以閾。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捧置。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
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
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
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贍泊。有
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為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
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為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
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

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為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今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已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暇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勉勗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

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隣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隣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為人所愚。胥小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背義要切。父命當遵。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為通曉

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年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為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為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不墜家風。道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已。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易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

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墮。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為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

立心制行更為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来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强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為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畢畢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惇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逮。逮自淬焉。則子弟藉為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濶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叔伯。以為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勗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為衆子弟勗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為父

毋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為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況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即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為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淩人。勿貪其非有。勿為賭蕩不法

之事。勿為游手無常之人。游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污尚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為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旁人所能理論。吾黍為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為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叔伯。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已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叔伯。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

貴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喪葬解惑 附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為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木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為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葬。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弟敬

睽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
獲福者乎。杳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猶何心哉。
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為福在是矣。不
知其為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
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茍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
何所見。而謂左為長房。中為二房。右為三房。不及生
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
之八卦方位。謂震為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
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撥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
合。即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
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為子孫

者亦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為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為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為甚。他省鮮有此說。即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即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為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為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由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

不葬。徇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程漢舒筆記

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仕黃岡縣教諭崇祀鄉賢

宏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至先生之尊人。桼于二至處得讀其筆記一册。深服其讀書以窮理為本。講學以力行為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于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為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

人平日講得義理明白。覺得有恥。

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恥亦非易事

學者到說好話做好事人信不及便無藥可醫矣推其流弊只是不誠已不自信焉能信人欺人還以自欺耳言之可發深省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逭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不論數而論理君子居易俟命正是此意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亦不

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齊治相因之理。難得如此親切。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耻。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愛人不親。若不自反其仁。便以不親加人了。我初念之愛人者謂何。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為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為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每日之間。有人將此五字指點。令其顧名思義。觸目警心。所益不小。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馬奠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求合于禮。又不多費。故可信從。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

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各府州縣明倫堂寫大學一章。極有意思。蓋師儒懸此以爲準。庶幾道德之一矣。教者學者實實講習實有裨益。以此推之。今鄉里社學將弟子入則孝一章。書之壁。習之所。使教者學者實實遵行。有成效者。奬拔之。不率教者懲戒之。有良有司舉行得法。風俗人材未無小補。弟子一章。即一部小學之間架也。余向以欲即孝弟諸條爲目。編輯蒙養學規。以採輯未廣而止。近見耿天臺先生所編小學衍義。亦同此意。今將諸條書于學館。朝夕勸懲。更覺簡易。更覺警切。以此爲教學之極則可也。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數段于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道理。說得親切有味。雖不讀書人。亦當首肯矣。

南昌府學教授李妥民校字